

繪畫中的莎士比亞 — 威廉•泰納

方秀雲 (Natalia S. Y. Fang)

〈之五：有光？無光？那就是問題〉



泰納

〈威尼斯碼頭，公爵宮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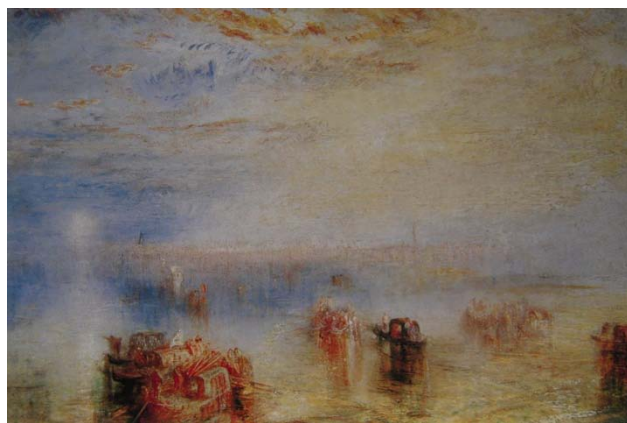
(*Venice Quay, Ducal Palace*)

1844 年

油彩，畫布

62.2 x 92.7 cm

泰德美術館



泰納

〈逼近威尼斯〉(*Approach to Venice*)

1844 年

油彩，畫布

62 x 94 cm

我在蘇格蘭皇家藝術學院觀看「泰納與義大利」畫展時，跟在旁的一名學者聊起話來，我問：「奇怪，為什麼羅斯金(John Ruskin)對泰納這麼崇拜，怎麼對惠斯特的作品這麼厭惡呢？」我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泰納與惠斯勒的畫風有幾許相似，怎麼這位藝評家卻有兩極的反應呢？

惠斯勒(James McNeill Whistler, 1834-1903)的〈黑與金的夜曲：墜落的煙火〉被羅斯金批評的體無完膚：

這位沒受教育與自大的藝術家……存心要欺騙世人……在這之前，我就已經看到，也聽到許多關於倫敦東區人的傲慢，但從沒想到此刻竟聽到一位紈袴子弟在公眾面前，為一罈的漆要求兩百基尼(英國的舊金幣)。

然而，羅斯金對泰納的態度完全不同，針對 1844 年的畫〈逼近威尼斯〉(*Approach to Venice*)，他讚美：

當我第一次看到此畫，不論用人手描繪出來的也好，或用任何方法也好，或任何時期也好，我感覺這是我此生看過用色用的最美的一件作品。

「存在？或不存在？那就是問題。」我似乎提出了一個莎士比亞存在論的難題。

最後，這位學者告訴我：「那是因為光。」之後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惠斯勒的「為藝術而藝術」美學觀，對光的關注少之又少，然而，泰納的態度卻不一樣。

1851 年 12 月 19 日，就在泰納斷氣之前，他說出最後的一句話：「太陽就是神」！證明他對光的崇拜已到了神聖的境界，他真不愧是「光的畫家」啊！